



【學思相映照之五】

蘭亭集序*

● 林柏維*

人生驛站，熙來攘往
忙著上車，火石般
車廂相會
滑過青澀記憶，我在這車
揮灑歲月，你在那廂
燃燒生命
疾病匆匆停靠，這一站
你無憂地
下車，再見

林柏維〈驛站〉

彷彿還是昨天，忙碌的微胖身影在我身後的事物桌，正振筆直書，書寫豐子愷的生活點滴。回首，卻是遙遠天國的他用招牌式的笑容，靦腆卻溫文柔和的神情對著我微笑。「夜來幽夢忽還鄉，……相顧無言，惟有淚千行。」靜靜的研究室彷彿能聽到打字機喀喀的敲打聲，那悠遠的歲月又來到我的窗前。

* 本文刪節後刊載於《文訊》，第374期，頁61-63，2016.12。

* 林柏維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助理教授。



陳信元，這名字在我讀高中時就已耳聞，向陽詩集《銀杏的仰望》（1977年4月，故鄉）及「唱我心聲」系列（1979年1月，故鄉書）在我手裡翻轉過。真正識得則是在我大學畢業後，緣起於我擔任過系刊編級、輔大青年總編輯，以及《陽光小集》的美工風格得到賞識，經由大哥的介紹而1982年8月進入蓬萊出版社擔任美工。

整個出版社只有兼打雜的總經理信元兄、會計妙珍姐、兩名打字小姐和我5個人，他甚麼都沒說，就交給我豐子愷的書，先從校對開始，三天後，讓我設計「唐詩精華」四書（李商隱、杜甫、白居易、李白）的封面、扉頁、目次、內頁、版權頁；在我沉浸於設計與校對的進程裡，全然不知蓬萊正面臨著轉手與散夥的危機，也許是彭老闆提出的條件太苛刻，信元兄最終無奈地放棄了他費盡心力擘畫、全心經營的「事業」（出版了20幾本文學書），為人做嫁的無奈寫在他敦厚誠懇的臉上。

我打工一個多月即失業，約十天左右後，信元兄很興奮地以電話通知我，歡迎我到他的團隊、從起爐灶，出版社的位址選在南京西路上，離重慶北路的圓環很近；準備工作期間，李瑞騰、向陽偶而過來提供意見，林文義則三兩天就來「散步」閒聊，偶然間，文義兄開了金口說我應該稱信元兄為師父，然後自稱是我師叔，我欣然接受了這一玩笑。

10月1日，蘭亭書店開張，誠如〈蘭亭集序〉所言：「是日也，天朗氣清，惠風和暢，仰觀宇宙之大，俯察品類之盛，所以游目騁懷，足以極視聽之娛，信可樂也。」店名取自王羲之〈蘭亭集序〉，書籍設計自然要有王羲之的字跡，為此，我們特地到光華商場尋找複製品，並以此做為書籍的蝴蝶頁，由於本小利薄，蘭亭無法請專業攝影師為書籍封面量身訂製，信元兄的秘訣就是從《日本鐵道之旅》、《錦繡河山》等系列書中摘取（幸虧那時還無著作權法）。

信元兄全權讓我負擔起所有的編務，直接與電動打字行、印刷廠洽談事務性業務，顯示著他用人不疑的胸懷；他則忙於書籍直銷作業，台灣的出版市場小，一版印製本數若未能超過兩、三千本，想要仰賴書報商的攤書、門市的暢銷書擺置，並不容易，蘭亭每版只印一千本，在市面上能售出的本數相當有限，最傷腦筋的是幾個月後的回流書，耗損直可將利潤攤薄掉，但是，做為正式出版社又不得不循此管道。



信元兄的直銷作業很簡單，登報徵求台北各校的駐校工讀生，由他們拿樣書直接在課室間傳遞、登記購買，他體恤女學生無力搬書，更常親歷親為，有些工讀生業績很好，蘭亭還會大方的提供贊助，例如，編印省北師心潮詩社的晚會節目單；他的慷慨也表現在鄉友之誼上，路寒袖是大甲人，常來串門，蘭亭免不了幫贊《漢廣詩刊》，詹錫奎（老包，我們都稱他西瓜）不知怎麼牽的線，將他的小說《再見，黃磚路》改編為電影「嗨！年輕人」（李烈主演），要印製書衣、招待券、公車廣告，後來生活不如意時兼賣汽車玩具，須印玩具小貼紙，也來找信元兄，我自然做了廉價美工。

直銷作業的成效雖足以撐起開銷，蘭亭起步太晚，想和名聲鵲起的前衛出版社（好友林文欽）取得同等位階還須時間打磨，也許是儒生從商的信元兄內心的宏圖，或者是苦苓的遊說有方，蘭亭在成立不到兩個月後就開設台中門市部，全權由傅建豫負責；然而，門市的販售並沒有想像中的成績，沒有特大咖作家的文學書籍，要造成轟動、形塑風潮，本來就難，能持平就足堪安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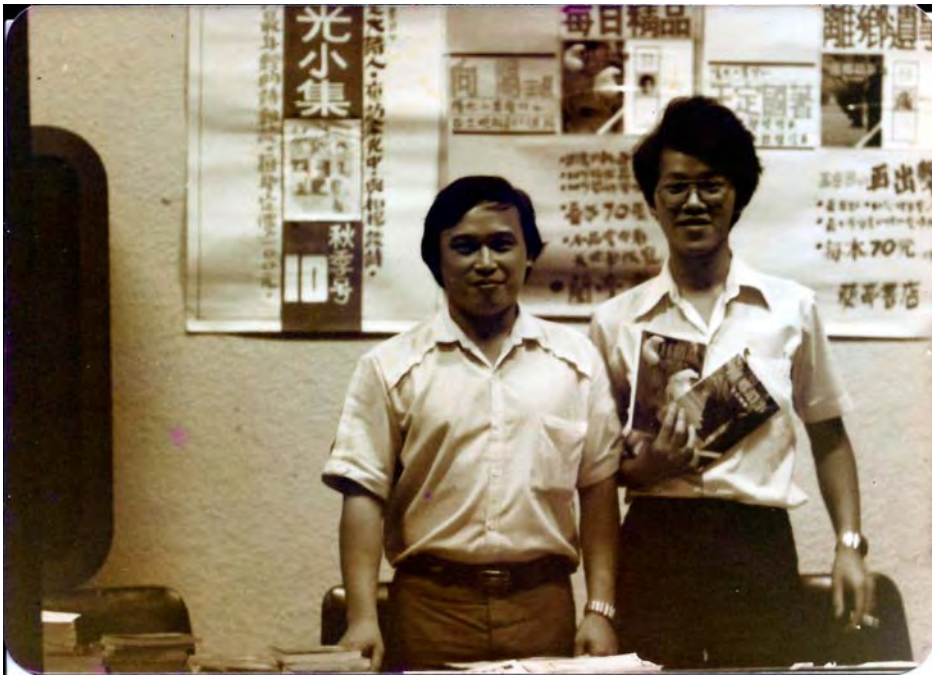
在蘭亭的生活點滴細細瑣瑣，我們的團隊猶如一個家庭般，信元師父待我如兄弟，在蘭亭我習得的不僅是打工、餬口，嫻熟出版、編輯業務，從師父身上，我見識到他的博學以及對三十年代文學的獨特鍾愛及其學術功力，而他韜光養晦的謙遜作風，尤其彰顯著不凡的文人風骨，讓我深深敬佩。由於我想要以兩年時間取得碩士，遂在1983年年底離職。

1986年，來到台南，任職時為工專的南台科大講師，自此定居府城，悠閒自在的教師生活並未在我的生涯中出現，旁驚一波波的加身，與台北的距離愈來愈遠，與信元兄也斷了音信，只記得他公子的名字也取用了我的「維」，是因為字好呢？還是紀念蘭亭的那段歲月？為此，我高興了好多天。

1996年，我出任學校的出版組組長，卻是不務正業，連續五年執行全國聯招主辦業務，那年在台南總理餐廳，南區五專聯招的記者餐會上與信元兄不期而遇，由於他也是陪同南華大學龔鵬程校長，我們只能簡短的寒暄幾句，想說事後再聯繫，哪知四技二專多元入學改革、推薦甄試入學的研究執行與聯招試務，讓我陷入到「苦難歲月」，這一見竟是與信元兄的最後會面。



靜坐清冷的研究室，臉書的回應通知在電腦螢幕上不斷顯現，赫然發現：信元師父不曾出現在我的朋友清單中，便捷的資訊網絡也未曾為我們搭過橋，正也如此，恍如昨日的感觸更加深沉。僻居南台卅年，無有所成，回首前塵，「所之既倦，情隨事遷，感慨系之矣。向之所欣，俯仰之間已為陳跡。(蘭亭集序)」服兵役、就業後，雖和信元師父失聯，卻也時時在心裡祝福著他，也從友朋處得知他長年洗腎，從南華到佛光，忍著病痛兢兢業業於教學與研究，令人鼻酸；10月24日我在臉書貼了一首新詩「○」：「空靈，所在 / 念想有盡，滑過 / 虛無縹緲，繁花零落。……空空，滌洗 / 來時塵泥，回望 / 空是圓，圓是空。」是心有感應？隔日即從大哥那傳來噩耗，信元師父終究敵不過長年病痛，自生命的列車從容地下車了！



1982.10.30. 陽光小集「當代詩與民歌之夜」在台中市立文化中心文英館舉辦（左：陳信元），師徒二人順勢推銷新書。

